

查慎行诗歌论略

范道济¹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 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查慎行诗祧唐祖宋,为清代诗坛一大转关,赵翼将其奉入古今十大诗人之列。其存世 5000 余首诗中,纪行诗、仕宦诗与酬唱诗分量最重、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也最具诗史意义。对此三类诗作初略检讨,并对其诗学渊源稍作辨析,指出其宗苏绍陆之外,又得昌黎之奇崛而无昌黎之险怪。

【关键词】:查慎行;纪行诗;仕宦诗;酬唱诗

【中图分类号】:I207.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4-0005-09

查慎行(1650-1727),字悔余,浙江海宁人。初名嗣璉,字夏重,后更今名,号他山,又号查田,晚年取苏轼“僧卧一庵初白头”诗意,自号初白老人。初白秉性颖异,“早稟庭诰,不习举业”,^[1]“故得肆力于经史百家”,^{[2]1633}然所长犹在诗,自云“性之所好,尤在吟咏”,^{[3]76}倾毕生精力于诗,“平生所作,不下万首”,^[4]有《敬业堂诗集》50 卷(其中《余波词》两卷),《续集》六卷,^①存诗 5000 余首。初白編集时将“己未以前诗古文稿悉毁去,不欲以少作传世”,^{[5]1591}己未以后诗则逐年编排,适时记录自己的行止,无一年间断,卷各成集,集各命名,集前缀以小序,这种年谱式编排体例,清晰地反映其人生历程和心态轨迹。

其诗内容十分丰富,举凡乱离兵革,饥荒焚掠,行旅舟次,山川纪游,边风异俗,民情风物,手足亲情,悼亡伤逝,吊古怀人,感时讽世,托物言怀,宴集唱和,题图咏画,应制奉和,颂圣纪恩,长吟低叹,无不入诗。在所存 5000 余首诗中以纪行诗、仕宦诗与酬唱诗分量最重、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而最具诗史意义。

一、纪行诗

纪行诗成之行旅宦游之中,初白早年行役远走西南,中年求仕困顿场屋,至晚年奔走衣食而出幕,加之“爱山爱水成吾癖”(《绿波亭》)的特性,一生多在路上,足迹半天下。在长途跋涉中观异地风俗,赏奇山胜水,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无不纪之以诗,所谓“邮亭驿壁,题咏殆遍”^[6],留下数量最多成就极高的纪行诗。滇黔的奇山异洞,闽粤的丽水秀峰,江南的菰叶菱花,湘楚的烟波暮靄,中州的名都胜迹,燕赵的雨雪冰霜,塞外的旷野苍林,无不绘形绘色,呈山水之美于笔端。于西南黔中,写溶洞“水穷云起岩洞出,外象轩翥中含空。阴丛轰轰聚蚊蚋,老骨硃硃摧虬龙。悬崖俯瞰势将坠,一柱突兀撑于中。蜂房倒垂作层级,钟乳乱滴穿玲珑。不知瀑布之源在何许,天绅飘下朝阳东。石梁截断千匹练,明珠迸出蛟人宫。又疑蜥蜴吐沫散冰雹,寒气飒飒生回风”(《天擎洞歌》);状绝壁“呈形寓百怪,意想得奇肖。昂昂舞狮象,狠狠蹲虎豹。蛟龙护鳞甲,鸾凤披羽翮。或疑人卓立,又似波倾倒。形容口莫悉,览胜难领要。造物太雕刻,将毋元气耗”(《飞云岩》)。于东北塞外,写霜林“二月花相似,千林景特奇。问名难辨种,设色故多

¹收稿日期:2018-12-10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1278)

作者简介:范道济(1955-),男,湖北麻城人,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²①许汝霖《敬业堂诗集序》称《敬业堂诗集》为先生“手自删定,起己未迄戊戌,凡四十八卷。取随驾山庄时御书赐额,名曰‘敬业堂集’”。据《敬业堂诗续集》卷一《漫与集上·酬徐茶坪兼题其诗集次竹垞赠徐旧韵》“枣梨甫被灾,落叶费扫掠”自注:“书来索余集,时剗剗初竣,方在校勘讹字。”可知《敬业堂诗集》刻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续集》六卷亦初白手定,然生前未能刻印,乃由其侄查学、查开于雍正年间刊行。

网络出版时间:2019-06-17 09:53:36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617.0834.002.html>

姿。浓淡丹黄叶，交加烂熳枝。簇来成绮绣，疎处度旌旗”（《重过玲珑岭看霜林作十二韵》）；写狂风“土囊俄出口，沙碛欲填平。猛拔群峰立，喧招万籁迎。奔冲来若鹭，飒沓去如倾。牛马浑难辨，蛟龙怒欲争。蓄威雷隐辚，助气鼓砰鍤。剑戟齐攻垒，波涛迴撼城”（《塞外大风二十四韵索同直诸公和》）。于赣南闽粤，写险滩“可怜尤溪滩，险于太行山。羊肠九折有路犹可攀，折纸一折乃在疾雷掣雷中央间。高下既悬绝，东西故弯潏，上滩不易下更艰”（《折纸滩》）；写矾峰“乱山少肉溪乏泉，渴虎下饮清冷川。饥蛟掉尾不得取，化而为石形模全。白章黄质毛斑斑，四蹄陷沙行不前。尻厓起伏脊蜿蜒，当头一眼射的圆”（《虎头矾歌》）；写佛寺“两崖势欲合，中被江流穿。上有佛者庐，飞来自龙眠。……僧房若蜂房，一一皆倒悬”（《清远峡飞来寺》）；写海神庙“浴日孤亭表其右，七十二级直上穷跻攀。不知樽桑出地几千丈，顿觉东西南北四望无遮拦。骊龙吐珠蛟喷涎，阳乌击水鳌移山。祝融分位当炎躔，万象呈露秋毫端。紫霞红浪上下两摩荡，中有万点风樯竿。星流电掣到庙下，一一椎髻垂花鬘”（《谒南海神庙》）。因其所游历乃古诗人所罕至，故其诗境多为前人所未达，其诗思亦前人所未至。

在绘形绘色地描摹奇山异水的同时，纪行诗或记录国乱民艰，或摹绘土风民俗，或慨叹羁旅宦情，或抒发失志归思，寄感时伤世之忧，发历史公案之覆，每多悲天悯人之情怀。如“累累新冢荒郊遍，还有遗骸半未遮”（《初冬登南郡城楼》），“百里皆战场，废灶依颓垣。岂惟人踪灭，鸦鹊俱高骞”（《白杨堤晚泊》），“尸陀林下乌争肉，瘦棘花边鬼傍灯”（《北溶驿》），展示“三藩之乱”后的惨象；“巢居风俗故依然，石穴高当万木颠。几地流移还有伴，旧时井灶断无烟。余生兵革逃难稳，绝塞田畴瘠可怜。好报长官蠲赋敛，猕猿家室久如悬”（《初入黔境土人皆居悬崖峭壁间缘梯上下与猿猴无异睹之心恻而作是诗》），写黔民依岩穴而居及诗人的悲悯之情；“青红颜色裹头妆，尺布缝裙称膝长。伧佬打牙初嫁女，花苗跳月便随郎”（《黎峨道中二首》之二），写伧族服饰及婚嫁；“一生活计水边多，不唱樵歌唱棹歌。蜑子裹头长泛宅，珠娘赤脚自凌波”（《珠江棹歌词四首》之一），写蜑家水上生涯。《麻阳运船行》写役夫运输军需粮草的艰险及乱兵酷吏交替对百姓的蹂躏；《水西行》追叙水西安氏土司叛附交替的历史，表达厌恶战乱人心思定的社会要求；《入大名界纪冰雹之异》写大名府冰灾，而“公卿满台阁，相视无寸效”；《秦邮道中即目》写水灾触目惊心：“去郭几家犹傍柳，边淮一带已无村。……贱买河鱼还废箸，此中多少未招魂。”《芜湖关》写关吏的横征暴敛：“关吏责报税，截江大声呼。舟子不敢前，楫柁转辘轳。……有货官尽征，无货吏横诛。”《悯农诗和朱恒斋比部》写水旱赋税下农民的困苦：“私租入富室，公税输县官。所余尚无几，未足偿勤拳。况逢水旱加，往往多颠连。”《飞蝗行和少司马杨公》写夏蝗继春旱之后迭相为祸的惨象：“去冬腊雪不盖土，今岁天行旱畿辅。门前有客来故乡，为言千里皆飞蝗。绿陂青野一时失，但见黄云蔽白日。……有声蔌蔌自南至，骤听乍疑风雨势。举头杲杲烧火轮，中庭过影何纷纭。蜻蜓蚱蜢亦群舞，倏度宫城齐振羽。宫城十丈高巍巍，谁能禁尔漫天飞。”《自盱眙北界沿洪泽湖西北行晚至高家堰》写黄河决口泗州被灾：“近传泗州城，三板没郭郭。澄波见井灶，了了鱼虾跃。……淮扬地尤卑，东岸狂澜刷。……移亡及身事，丘墓伤淹泊。可怜水乡民，不及蛙鼃乐。”《赈饥谣》写吏胥对农户的盘剥：“官仓征去粒粒珠，两斛米充一斛输。官仓发来半栖谷，一石才舂五斗粟。然糠杂秕煮淖糜，役胥自饱民自饥。”《夷门行》指斥信陵君窃符救赵有负大义，因“公论久掩”而愤愤不平。《阳朔县》写阳朔昔年官员多为贬谪而今却成终南快捷方式：“此邦瘴疠区，迁转异流辈。于今号快捷方式，上考率三载。”《入闸》由运河濡滞不畅联想到自己迂曲运乖的多舛命运；《连下铜鼓鱼梁龙门诸滩》于急滩惊险中领悟“出险在闲暇”之“至理”，不啻为处世之持守；《惶恐滩》由滩险惶恐而敏感“到此退已难，应思急流勇”，《小料滩》由萦绕之川脉而感叹“人间爪牙毒，为害长在小”，《小壶滩》由失势之险滩而联想“千金奚啻直，人有不赀躯”，均寓理于景，意蕴深长。《重九雪后汗铁木岭观猎二首》作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重阳，是时初白成进士授编修，随康熙出古北口，扈驾巡边，恩宠正隆，按常理总该感恩戴德，而此诗却一反常态的“萑芦蠹蠹爱新霜，每到登高必望乡。谁料乌桓山外路，万峰踏雪过重阳”，谁能料初白入仕之初，即怀思归之想！

总之，初白纪行诗融纪事纪游咏怀抒情为一体，模山范水，纪异纪闻，多思多感，既直观山水其美，又敏悟传神。既有优游闲赏之乐，又多临景忧嗟之叹；既有感时伤民之慨，亦不乏澄怀悟理之思。

二、仕宦诗

初白求仕之路艰辛而漫长，八次入京，屡败北，久困场屋，蹭蹬坎坷，写下大量诗歌，抒发其生不逢时、功业难就的愤懑：“坐消脾肉全无为，贫检诗囊幸未空。”（《伴城旅店次徐子大壁间韵》）；“升沈此际知谁是，欲悔身谋又自疑”，“时清壮士才难尽，俗薄贫交望苦深”（《除夕与润木分韵二首》）；“中年事事防衰至，不独侵寻感岁华。误去黑须因镊白，旋揩昏眼又生花”（《衰至》）

。这些诗牢骚满纸，悲愤难已。确如张宗柟所云：“名场蹭蹬，千古同悲。愚每诵查田太史‘倚竹无心矜翠袖，听歌有泪滴红牙’，徘徊宛转，辄唤奈何。”^[7]康熙四十一年(1702)初白奉召入南书房，次年春，捷南宫，举进士，钦授翰林院庶吉士，除编修，又扈驾出古北口，蒙康熙亲书“敬业堂”匾额，留下“烟波钓徒查翰林”玉堂佳话。可谓风光占尽，荣宠有加。初白也曾感激涕零，自谓“韶龄失学，壮岁居贫，年逾四十，始举于乡，三上礼闈，未成一第。自惟赋命蹇钝，寸进无阶，幸逢尧舜之君，自甘畎亩之乐，不知微贱姓名，何由上达。闻命之下，惭恧徊徨，罔知所措”^[8]。初入朝廷，对庙堂一系列活动如朝会大典、经筵对策、传胪赐宴、参观唱酬、校猎阅兵、侍驾巡边等均纪之以诗。诗集中的《赴召集》《随辇集》《直庐集》《考牧集》《甘雨集》留下了大量“纪恩”“谢赐”“恭纪”“恭和”“奉和”之作，不无得意之色与感戴之情，这在仕宦诗中占有相当分量，也常为人所诟病。但初白绝非弄臣，而南书房并非平静之地，无论如何慎言慎行，其“久抱违时性，兼无媚俗姿”(《将出都门感怀述事上泽州冢宰陈公一百韵》)的秉性是无法改变的。全祖望《翰林院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南书房于侍从为最亲，望之者如峨眉天半。顾其积习，以附枢要为窟穴，以深交中贵人探索消息为声气，以伎忌互相排挤为干力，书卷文字，反束之高阁。苟非其人，即不能容。而先生疎落一往，辰入酉出，岸然冷然。或应制有所撰述，立即呈稿。先生非有意先人，顾不能委屈周旋同事，于是忌者思去之。

因之，初白的无奈与不适与日俱增：“白须道士休相避，我已身如退院僧”(《移寓城南道院纳凉》)，“除却入朝须起早，两鰓何事不如僧”(《叠纳凉韵戏答俞扶九侍御》)，“家贫未免思游宦，及至成名累有官”(《除夕与德尹信庵守岁二首》之二)，“谁怜一派萧萧意，我是江湖未泊舟”(《道院集·初游城南陶然亭》)，“我是人间退飞鷁，相逢只爱说岩栖”(《题郑寒村为魏仿韩画栖鹤图二首》之二)。《观蜘蛛布网》由蜘蛛结网捕食而生发感叹：“尔网密以张，尔腹恒苦饥。羽虫投一目，所获良已微。并生天壤间，动者罗祸机”，蛛网兮！官场兮！诗意不难玩味。《岁杪自叹二首》则表现其前途难料的惊悚：“短景侵寻白发前，归心归梦日相牵。人间雀鼠工嗤点，伴食官仓又一年。”“天生物性故难齐，健水东流弱水西。不信羚羊能挂角，如今只有触藩羝。”在岁月消磨的感叹中，更夹杂着世事无常、进退失据的隐忧，“触藩羝”者，语出《易·大壮》：“羝羊触藩，不能进，不能遂。”暗示其陷入某种令人压抑而难以挣脱的困境，因而摆脱是非之地而“归心归梦”才如此急切。康熙五十一年(1712)，初白乞假将归时写下《残冬展假病榻消寒聊当呻吟语无伦次录存十六首》，这是一组知机解悟之力作，回顾自己入仕之初，“人言宦海藏身易”，而自己“自笑生涯见事迟”(其一)，对官场想得太过简单，“只道烟霄是坦途”(其三)。但进入官场后才发现“惨淡风云怜入彀，冬烘头脑怕当场”(其八)。初白也曾想极力融入：“短袖曾陪如意舞”，但最终“长眉难画入时图”(其三)，但官场历来为竞逐声名之地，其复杂程度远胜棋局：“后来或者居人上，先处无如占地宽。黑白当前饶胜算，高低随分有争端”，且大量蝇蝇小人，“移灯见蝎宁防毒，误笔成蝇肯被污”，难怪初白“老夫兀兀支颐坐，看似分明下手难”(其七)。面对“向来士习例相轻”(其九)的现实，初白“不畏群嗤不受怜，孤行一意久弥坚”(其十二)，不改初衷，其结果是彻底失宠而投闲置散，“丛书三馆校讎忙，许许闲情付墨庄。樗本不材良匠弃，屠非绝技善刀藏。冬菹剩饱园官菜，岁赐删除博士羊”(其十五)。在这声名竞逐之地，初白承受的心灵苦痛、扭曲和挣扎可想而知，最终选择的是远害：“惟余莼菜思归兴，蚤在秋风未起时”(其一)，“窃喜退飞犹有路，的应决计莫踌躇”(其三)。

目睹政坛的险恶，初白的不适渐成疏离，与康熙之关系亦发生微妙的变化，初直畅春园时，偶因腹疾，康熙遣内侍赉赐西洋上药，且御书亲笔素笺一幅：“调饮食最为紧要，医书有云：非湿热不作泻，非停食不作痛。又云，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人皆知其调理，至饮食之时即不能矣。”^③但仅仅四年之后，康熙阅河南巡，初白送驾至邵伯埭，“因葬事未竣，跪请展假。上点首云：‘知道了，即从这裏回去罢。’”^{[5]1591}其口吻又何其冷淡！初白初入南书房时“不恋江湖阔，仍为北向鸿。羽毛知自爱，一一待春风”(《奉和圣制咏雁恭次原韵》)，变为后来的“身作红云长傍日，心如白雪渐成灰”(《残冬展假病榻消寒聊当呻吟语无伦次录存十六首》之二)。以至于告假归乡后不愿再谈及京城生活：“后生类好事，开口问朝局。吾衰苦善忘，聒聒废耳目。报以一不知，惟应话农牧”(《初到家二首》之二)。之所以对“朝局”讳莫如深，是因为“恩威天大殊难测”(《送同年刘大山应召赴行在三首》之一)，如同为翰林编修且与初白共事南书房又颇受康熙赏识的汪灏忽然以文字牵连入狱，汪灏出狱后，初白有《闻汪紫沧同年出狱》：“忽传恩赦下萧晨，病枕初疑听果真。但是旁观多感涕，谁当身被不沾巾。累朝岂少文章祸，圣主终全侍从臣。莫怪两家忧喜共，十年同事分相亲。”对于“文章祸”之不测，“旁观”者岂止“感激”多？“天心宁好杀，物性自多伤”(《后二日雪》)，京师十年，对“圣主”的恩威难测体味至深。果然，初白归乡不久有《半月以来坊局史馆前后辈削籍者凡二十一人偶阅邸抄慨然而赋》之什：“占籍几三百，

^③①《敬业堂文集》卷二，《序跋·御札樞本跋》。

同朝半盍簪。故知员太冗，不谓谴方深。枯菀宁关命，行藏各拊心。幸收麋鹿迹，终莫负山林”，初白当为自己知机于先及时身退感到庆幸。

“橐笔曾经侍两宫，可怜无过亦无功。未应奢望《儒林传》，或脱名于党部中”（《自题癸未以后诗稿四首》之三），初白回首“七年供奉”“三载编摩”伴君生涯，百感交集，“可怜无过亦无功”，是仕宦生涯的自我评定，除了一身衰病外，枉有虚名，未曾奢望青史留名，而心所向往者，乃是“或脱名于党部中”。“逃名事偶同高尚，避辱心孤转深匿”（《楨儿作钓台诗未识严先生不受官之故徒以高隐目之作一首以广其意》），“脱名”“逃名”不是清高，而是“避辱”，这是何等深刻体验，但难以被时人所理解，钦点翰林，常规天颜，为世人所艳羡与仰慕，在初白则是“或加诸膝或坠渊”（《抱犊词》）的荣枯难测，是“屈将翠柏作樊篱”（《宿州村家有种柏作篱者戏嘲之》）的屈辱。“仰瞻泰岱旁无附，平揖徂徕近作邻。不用多生闲草木，免教荣落改冬春”（《新泰城南望岱山》），“泰岱”可以“仰瞻”，但切忌依附。初白身居清要之职，心处清醒之境；周旋于内廷中枢的虚华圈子里，却沉潜自持地体味四伏的不测危机；常伴红“日”，却心冷如“灰”。这些仕宦诗正是初白仕宦生涯的真实记录，更是其心路历程的艺术表白。

三、酬唱诗

《敬业堂诗集》中，数量最多内容也极为丰富的是酬答唱和之什。初白交游广泛，“平生出门交，获觐天下士”（《次韵答吴兴沈寅驭见投四章》之一）。这其中，既有黄梨洲、钱田间（澄之）、黄晦木（宗炎）、吕晚村（留良）、外舅陆辛斋（嘉淑）等前朝遗民，也有徐玉峰（乾学）、表兄朱竹垞（彝尊）、王阮亭（士禛）、张润甫（玉书）、王季友（鸿绪）、陈子端（廷敬）、李榕村（光地）等名臣显宦，更有端范（明珠）、恺功（揆叙）、满岛山（保）、佟陶庵（法海）等清朝显贵，甚至还包括太子胤礽、皇子允祉、胤祺、允禩等天皇贵胄；既有张衡臣（廷玉）、梁药亭（佩兰）、汤西崖（右曾）、陈乾斋（元龙）、顾书宣（图河）、姜西溟（宸英）、唐君实（孙华）、蒋扬孙（廷锡）、汪紫沧（灏）、杨晚研（中讷）、顾远平（贞观）、赵秋谷（执信）、陈六谦（奕禧）、王方若（式丹）等文友诗朋，亦有沈椒园（廷芳）、符幼鲁（曾）、周少穆（京）等文坛后辈，更有赤松上人、红椒上人、得泉法师、笑成山人等诗僧道侣，等等。从《敬业堂诗集》看，其交往者不下八九百人之多，初白将其交往纪之于诗，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应和酬唱、次韵题赠之诗，并曾不无自得地自称“应酬诗少唱酬多”（《劝酬集·除夕示德尹润木信庵四首》之二）。

唱酬诗，因为规矩颇多，束缚才情，历来颇受诟病。严沧浪（羽）称“和韵最害人诗”^[9]，王慵夫（若虚）曰：“次韵实作者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分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苏公而无此，其去古人何远哉。”^[10]赵秋谷曰：“次韵诗以意赴韵，虽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长篇中一二险字，势虽强押，不得不于数句前预为之地，迂回迁就，以致文义乖违，虽老手有所不免。”^[11]袁简斋（枚）说得更透彻：“余作诗，雅不喜迭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适；尚有用定后不惬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12]^[316]正因为如此，王阮亭终其一生，“不次韵，不集句，不联句，不迭韵，不和古人之韵”^[12]^[333]。而初白集中，次韵诗、迭韵诗比比皆是，联句、集句皆有。不但与时人唱和，亦有次和古人者。初白才情之雄沛，由此可见一斑。这些酬唱诗全方位展示了清前期文人生存交往方式以及文化艺术风尚，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表现了诗人与亲友之间的深挚情谊，多侧面、立体化地展示出了初白为人处世的温善态度，真切地折射着其于仕宦途中不树政敌、息事宁人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与家族间兄弟子侄的浓烈亲情。

酬唱赠答诗中数量最多是那些师友之间的唱和酬答，其中与朱竹垞、恺功（揆叙）、兄弟之间的唱和最多且最具特色。竹垞长初白21岁，二人为中表兄弟，初白与之亦师亦友，曾称竹垞“先生本师事，折节到侪辈”（《喜竹垞先生至》），二人交谊甚笃，唱和极多。竹垞卒后，初白先是为其《腾笑集》作序，后又为其《曝书亭集》作序，相知不谓不深。但二人诗学趣旨却大异其趣，竹垞宗唐，初白趋宋。这在其唱和诗中亦能见其端倪，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初白偕竹垞作闽南之游，过桐庐时，竹垞有《桐庐雨泊》诗：“桐江生薄寒，急雨晚淋漓。炊烟起山家，化作云覆屋。居人寂无喧，一气沉岭腹。白鹭忽飞翻，让我沙际宿。”^[13]写雨后江村的静谧安宁，最后以白鹭让我，微露旅况之叹，颇近大历之风。初白和诗则俨然宋调，然“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14]附录：“滩声远初喧，山色晚逾绿。官官城上钟，蒙蒙雨中屋。平生湖海梦，又近严陵宿。濯足有烟波，胡为加帝腹。”（《和竹垞雨泊桐庐限腹字》）较之竹垞的人寂无喧，初白不仅有“湖海梦”的不平，结尾对子陵“胡为加帝腹”的议论，更意味深长，其未尽之意，在20年后再次过严陵时方

始道尽：“一官直欲臣故人，此意先生应早识。逃名事偶同高尚，避辱心孤转深匿”（《楨儿作釣台诗未识严先生不受官之故徒以高隐目之作一首以广其意》）。不仅诗风有异，境界亦有别。游闽时竹垞有《御茶园歌》，虽慨叹“君臣第取一时快，讵知山农摘此田不毛。先春一闻省帖下，樵丁堯竖纷遁逃”^[15]，但点到即止，诗后半转入茶园废置之因及古人试茶方法之味。而初白和诗高浑兀戛，才锋踔厉。起始追述建州茶园历史，谴责“朝廷玉食自不乏，何用置局灾黎元”而致“鸡狗窜尽山边村”的害民行径，对“希恩宠”而“以口腹媚至尊”的高兴父子之流极其愤慨，进而痛斥这些佞臣贼子，“山灵曷不请于帝，按《女青律》笞其魂”（《和竹垞御茶园歌》），其激烈程度是竹垞所不能比拟的。

初白与恺功关系亦非同一般，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白被明珠“延置门馆，令子若孙受业”^[16]，恺功为明珠次子。《晚晴簃诗汇》称“恺功纓组承家，笃尚风雅。延查初白于邸第，请受诗法，集内诗多瓣香初白。才调虽亚于其兄容若，亦一时之佳公子也”^{[17][150]}。初白登进士第入翰林院时，恺功已为翰林院掌院学士，故初白诗每以“院长”称之。终其一生，恺功对初白关怀备至。初白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恺功奏请康熙特免初白教习。初白辞归前后，恺功一再挽留。离京前，“文端公揆叙具千金为赠，且致辞曰：‘先生初白庵未成，期以此规为之。’先生感其情重，手取百金曰：‘舟车乏费，籍此为治装计。至图中光景，久已梦想置之。今得归丙舍，以毕余生，志愿足矣。’使者往返再三，卒不纳”^{[5][159]}。初白归田后，诗信不断，康熙五十三年（1714）还收到恺功寄来的人参一斤，初白以诗答谢：“荷公千里怀，拜颺俄盈斤。瑶光散药笈，紫气交斑璘”（《副相揆公惠寄人参一斤赋谢》）。恺功卒时初白还赋诗寄哀：“忆昨归田后，情亲分不移。为怜吾已老，长恐见无期。急递书频达，因风报辄随”，“何当承远讣，岂是误传闻。四海谁知己，余生又哭君”（《闻副相揆公正月初六计音小诗寄哀四首》之三、之四）。二人间相互唱和之作，既有师生之间的真挚情谊，亦有上下尊卑间的趣旨契合。最为人所称道的早期唱和诗是《鹰坊歌同实君恺功作》，生动传神地描绘雄鹰海东青搏击凡鸟的精悍勇猛，也对恃猛争雄、弱肉强食者以非议。诗旨在于同情弱小，仁民爱物，反对暴力和滥杀无辜。诗虽咏物，由物及理，意象开阔，格调雄健，议论正大，仁爱之心溢于字里行间。其矫健之风格较之唐孙华《鹰坊歌与夏重恺功同赋》^[18]与恺功《鹰坊歌和他山夫子》^{[17][150]}自是不同。入仕后初白与恺功唱和更为频繁，每多真情贯注，兹举《雨中发自怡园再呈院长》一诗为例：“回思风雨追随地，多在园居少在城。草木因公皆可敬，禽鱼与我岂无情。编年集换新题目，署尾笺留旧姓名。从此高吟应寡和，更无人继老门生。”恺功和诗：“一醉筵前各异程，迢遥沙塞与江城。欲攀征盖终无计，苦挽归航似不情。风雨每思偿宿愿，亭台还请署新名。从今裂帛湖边月，长照离人白发生”（《雨中发自怡园再呈院长》附揆叙和诗）。

初白与胞弟德尹、润木、信庵（瑾）棠棣情深，与从兄弟韬荒（容）、荆州（嗣韩）、季方（嗣城）、东亭（嗣珣）、芝田（嗣璠）、曾三（人斌），从侄声山（升）等亦情殷意笃，相互间唱和酬答之作，抒写融洽和睦的家族气氛，展示亲人间相互关心、亲密无间的至情。与德尹唱和尤多，“通计三十余年，彼此往复之作，不下三百首，而已未以前之少作及见酬答，不在此数焉。窃观古人传集，兄弟唱酬之富，无若眉山二苏公。今虽不敢谬附传人之列，第就篇章计多寡，自谓不让前贤”^{[3][76]}，还颇为欣慰地自称“我是苏家白发兄”（《德尹四十初度二首同润木作》）。这些诗随时地环境不同，而表达多种复杂情感：既有建功立业之景愿：“虎头分少封侯骨，投笔聊从万里军”（《留别仲弟德尹二首》之一），更有科场被黜之酸楚：“穷为东野鸣，拙被南宫黜”（《五十生日德尹次二苏兄弟生日唱和诗为寿次答二首》之一）；既有对兄弟间聚少离多的惋惜：“别是寻常会却奇，鹑鸪沙外影分离。可怜半世为兄弟，两度相逢在路岐”（《喜德尹至都即用道中见寄韵八首》之二），亦有因旅食京华而思归不得之忧闷：“一门尽旅食，老境终思家”（《京师与德尹守岁用少陵飞腾暮景斜句为韵各赋古诗五首》之五）。其中，对润木的告诫更是言辞恳切，寓意深长，弦外有音，发人深思：“浮踪到海翻相聚，归路如天岂易登”（《润木弟授庶吉士二首》之二），“今来强仕逾，将伯实堪助。同归苦未得，万事料难预。”（《与润木别于彰仪门外》），“枯枰三百多平路，莫斗新翻巧手棋”（《次润木除夕感怀韵四首》之二），“出处多岐非意料，去留无累稍身轻”，“此外升沈皆分定，吾言虽浅要寻思”（《留别润木即次弟送行原韵四首》之二、之四），“要津居不易，况乃近鸾阁。密勿丝纶阁，承明著作庭”（《送润木假满还朝四首》之三），初白对凶险内廷的观察和领悟极深，头脑极为清醒，一再告诫润木，及早抽身，跳出仕波宦海的恶浪凶涛。初白是敏感的，这些唱和诗将这种敏感转化为祸福无常、荣枯难料的隐忧，这与其他兄弟的唱和诗中极少见到。果然，在告诫胞弟“要津居不易，况乃近鸾阁”的次年，润木即陷入那场“门房十五人，两世半析筋”（《又五言绝句四十首》之十九）的大狱而殁狱中，初白写下椎心泣血的《哭三弟润木二首》，只是三弟已不能和答了！其二云：“家难同时聚，多来送汝终。吞声自兄弟，泣血到孩童。地出阴寒洞，天号惨淡风。莫嗟泉路远，父子获相逢。”而二弟德尹遣戍关中，初白作《德尹将赴谪籍留别二章》哀而送别：“全家同诏狱，何事不相关。泪尽存亡际，魂惊聚散间。吾衰虞死别，汝健必生还。或者诗成讖，他时一破颜。”（其二）初白曾企盼晚年兄弟们“桑榆剩饱温暾味，梨枣粗收长养功。校胜苏家好兄弟，对床来作白头翁”，却不曾料到如此

悲惨地结束其间的唱和酬答！

酬唱诗中还有特别的一类：应制诗。初白在仕途屡挫的情况下，蒙恩诏赴行在，旋及捷南宫，登翰苑，钦授编修，玄烨对初白而言，岂止知遇之恩，因而诚惶诚恐，受宠若惊。“未妨小变平生格，从此须工应制诗”（《阅邸报知揆恺功改官翰林侍讲喜寄二首》），这虽然是对改官翰林侍讲的弟子恺功所说，却也完全适合初白自己。这些奉和应制诗不少逢迎之作，如“不恋江湖阔，仍为北向鸿。羽毛知自爱，一一待春风”（《奉和圣制咏雁恭次原韵》）。虽然并未一味阿谀，也不乏真实诚挚的写景抒情，但颂圣总是少不了的，如《恭和御制立秋喜霁》紧扣立秋雨霁写云归雨散，沃土良苗，而首尾则“圣主如天惠泽周，与民同乐每先忧”，“诗成共识皇情豫，白藏新占岁有秋”，颂圣仅止于与民同乐、年丰有秋。而《赋得岁寒坚后凋》《早春喜雪》《赋得绿树阴浓夏日长》《塞外蝴蝶》《赋得远色有诸岭限二萧》《赋得云抱两三峰应皇太子令》《奉和御制穹览寺七言绝句敬次上韵二首》等，均俊朗真切，绝少矫揉造作之状，绝无赞颂恩字样。“明灯初炷酒微消，倦枕扁舟夜寂寥。枫叶桥边看漠漠，芦花风外听潇潇。一天天气沉孤雁，两岸滩声长暗潮。唤醒江湖十年梦，起寻归路尚迢遥”（《赋得梦破蓬窗雨》），枫叶荻花，云沉潮涨，独卧孤舟，归路迢遥，不读诗题，谁能看出这是奉旨而作的应制诗？

酬唱诗还广泛涉及文人之间诗酒宴集、斗酒赛诗、题诗作画、登山觅景、赏月观花、送往迎来等生存交往方式以及艺术风尚的方方面面，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如《严夔庵侍御招同惠研溪吴天章王咸中王孟谷朱西峻乔无功陈叔毅汤西崖小集即席分赋》《冬日张园雅集同姜西溟彭椒崑顾九恒惠研溪钱玉友魏禹平蒋聿修王孟谷张汉瞻汪寓昭陈叔毅汤西崖冯文子谈震方家荆州声山限韵》《端阳后一日同人集朱竹垞表兄斋分韵》《秋夜集古藤书屋时梁药亭将归南海联句送行》《俞大文出都同人祖席分韵得郎字》《寒夜同王令诒魏水村顾书宣家可亭侄集杨晚研庶常斋分韵得写字》《上元夜同唐实君赵蒙泉官友鹿家声山饮姜西溟同年寓分韵得雨字》《三月十六日同西溟实君蒙泉研溪六谦端木石城友鹿永年向涛霜田亮功次也南陔至兴胜寺看杏花》等，从这些诗题中，可见高级文人日常交往之情形，师友同仁诗酒之聚，相互唱和酬答，切磋诗艺，砥砺学问，“大约月必有集，集必有诗”^[19]。“初拈险韵斗杰句，旋征雅令搜枯肠。须臾耳热更豪剧，角逐两两争低昂。傍人却问何所乐，我亦自笑狂夫狂”（《冬日张园雅集同姜西溟彭椒崑顾九恒惠研溪钱玉友魏禹平蒋聿修王孟谷张汉瞻汪寓昭陈叔毅汤西崖冯文子谈震方家荆州声山限韵》），正是文人日常聚会的典型缩影。

酬唱诗中，一些长篇赠答诗详述个人遭际，实为其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自我展示，如《老仆东归寄慰德尹兼示润木》《将有南昌之行示儿建》《闻同年顾书宣前辈湖广讷音怀怆今昔成五十韵》等。其中《将出都门感怀述事上泽州冢宰陈公一百韵》作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初春，上一年秋冬，初白因《长生殿》事件而“以饮酒获罪，与赵秋谷宫坊孰信同被吏议”^{[5][159]}。诗前一部分赞颂原吏部尚书陈廷敬的学识、才华和政绩，因而“九重加轸念”，“博物时无亚，多闻议必咨”。长诗主要部分是述己，“婺源分末派，海表发南支”，追溯家世，简述六世祖至先父的主要经历。接下来叙述自己自幼文武兼修，壮年从军西南，“横草名空挂，封侯望本痴”，于是“飘然辞幕府，迢矣走京师”。然而在京师却极为失落，“姓名埋失路，出处谢端蓍。徒步亲顽仆，低颜向细儿”，在豪门的“顽仆”“细儿”前受尽屈辱。自己“久抱违时性，兼无媚俗姿”，“几逢收骏骨，深畏妬蛾眉”，接连乡试落第，心情郁闷，只能“逐伴听歌曲，无聊托酒卮”，哪曾料到“波澜人海阔，竿木戏场随。照壁宁防蝎，吹毛竟得疵”，卷入《长生殿》案中而太学学籍被黜，只得“归将友泽麋”，深负师长期望，因而“铸铁悔今迟”。在离京之际，除愧对师长外，实感迷茫，“鸥波殊浩荡，泛泛问何之”。这首回顾性长篇写得棱芒四出，是初白诗中少有的感情激越之作，全诗叙述、议论、抒情相结合，隐晦地涉及京城的社会环境和官场现实，展示《长生殿》事件前后的思想经历和心路历程，是研究初白不可多得的佳作。

关于初白诗风特征及在诗坛地位，初白入室弟子沈椒园有一个简短却极为精确的判断：“先生品诣矫然，学问困灏，文章丽则，而尤工于诗，汇韩、白、苏、陆之长，以发撝性灵，海内咸宗之。”^①此语虽简短，但信息丰富，一是指明初白诗渊源有自，“汇韩、白、苏、陆之长”之判断较之时人所论更为全面且精审。最早将初白诗比之于白居易者，乃初白师辈晦木先生，早年曾序其诗云“寻其佳处，真有步武分司、追踪剑南之堂奥者”^[20]，阮亨序其诗时，称“剑南奇创之才，夏重或逊其雄；夏重绵至之思，剑南亦未之过”，

^①沈廷芳《翰林院编修查先生行状》。椒园自少从初白学，椒园初名慎旂，更名廷芳，请字于初白，初白作《沈廷芳字说》，取《离骚》“芳椒”之义，字之曰“椒园”。初白积数十年之心力，成《周易玩辞集解》一书，生前无力付梓，为椒园所刻乃得行世。

却略过“步武分司”之语，盖或因白居易诗浅俗之故欤！又称其五七言古体“往往有陈后山、元遗山风”^[21]。四库馆臣不同意阮亭之说而稍作辨析：“后山古体，悉出苦思，而不以变化为长；遗山古体，具有健气，而不以灵敏见巧，与慎行殊不相似”，并确凿无疑地肯定“核其渊源，大抵得于苏轼为多。观其积一生之力，补注苏诗，其得力之处，可见矣”^{[14]附录}。无论是黄晦木、王阮亭还是四库馆臣，均无视初白诗“汇韩”特点。椒园为初白弥甥，少从初白学，此“汇韩”之语，可谓知音之言。初白喜韩诗，其《初白庵诗评》十二种，于唐诗选青莲、少陵、昌黎、香山四种，每以“奇”誉昌黎诗。初白多有和古人诗者，和昌黎韵常见于集中，数量仅次于和东坡诗，诗中亦常用昌黎语。集中五七言古诗亦多有近昌黎诗风者，如《洪武铜炮歌》《荆州护国寺古鼎歌》《海螺峰歌》《水西行》《同声山侄过罗饭牛礼洲草堂别后赋寄用昌黎寄卢仝韵》《送少詹王阮亭先生祭告南海》《鹰坊歌同实君恺功作》《讲经台次昌黎游青龙寺韵》《二虎歌》《五老峰观海绵歌》《宿松朱字绿博学嗜古所葺南岳考三卷援据往籍至数万言而断以己意大要谓古之南岳乃瀟天之柱峰非楚南衡山也顷于皖城官舍出此见示索余题辞作歌赠之》《寿山石歌》《瀚海石歌奉旨作》《双塔峰歌》《十二日驾幸额勒苏台大猎召臣等观围恭纪七言长歌一首》《塞外大风二十四韵索同直诸公和》《齿痛借用昌黎韵》《十月朔五更鹰窠顶观日出》《舶趣风歌》《谒南海神庙》《平蛮歌为灵川令楼敬思作》等，无不汪洋恣肆，雄鼻劲峭，得昌黎之奇崛而无昌黎之险怪。

椒园谓初白诗“海内咸宗之”，也绝非过誉之言，是对初白诗坛盟主地位的真实描述。初白康熙二十三年（1684）携黔楚之什入京，立即引起轰动，“公卿大夫咸以国士礼之”^{[2]1633}。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入值南书房，数十年间，广结天下士，通过与不同诗歌流派、不同地域的创作群体交流，其诗歌创作博采众长而自创一格，溯唐祖宋，成为清代诗坛一大转关，逐步奠定其继阮亭之后的诗坛盟主地位。被全祖望称之为朱竹垞、初白与汤西崖为浙中诗人之鼎足，初白长西崖七岁，二人相知甚早，初白初入京时，西崖诗名已“誉满公卿间”，初白自称“姓名尚泥蟠”（《西崖四十初度援笔为寿两人交谊略见于此非祝嘏之词也》），西崖四十初度时初白有《西崖四十初度援笔为寿两人交谊略见于此非祝嘏之词也》诗，可见交谊。而西崖则尊初白为“海内称诗伯”^[22]，此非溢美之词，而是对初白诗坛盟主地位的肯定。张宗橐在《初白庵诗序》中亦说：“独不闻蒿庐夫子论诗之旨乎？其云：南北两宗堪并峙，可怜无数野狐禅。盖明言渔洋先生、初白先生为风雅总持也。”郑则厚（方坤）《敬业堂诗钞小传》说：“先生继长水、新城后而称诗伯，一时坛坫，于斯为盛。”^[23]而赵瓯北（翼）《瓯北诗话》则以极大勇气和胆识将初白列入古今十大诗人之一，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并列，李、杜、苏、陆是诗坛公认的大家，而初白不过早瓯北几十年，其成就尚需历史检验，但瓯北依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理所当然可以“继诸贤之后”，而一些“荣古虐今”者则“掩口胡卢”“轻为訾议”。在瓯北看来，初白“当其少年，随黔抚杨雍建南行，其时吴逆方死，余孽尚存，官军恢复黔、滇，兵戈杀戮之惨，民苗流离之状，皆所目击，故出手即带慷慨沉雄之气，不落小家。入京以后，角逐名场，奔走衣食，阅历益久，锻炼益深，气足则调自振，意深则味有余，得心应手，几于无一字不稳惬。……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24]。只要不拘于“荣古虐今”之偏见，初白为“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而无愧也。

参考文献：

- [1]查慎行. 敬业堂文集·先室陆孺人行略[M]//范道济,点校. 查慎行全集:11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2]沈廷芳. 翰林院编修查先生行状[M]//范道济,点校. 查慎行全集:20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7:1597.
- [3]查慎行. 敬业堂文集·仲弟德尹诗序[M]//范道济,点校. 查慎行全集:11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7:76.
- [4]许汝霖. 敬业堂诗集原序[M]//查慎行. 敬业堂诗集. 四部丛刊初编.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民国八年).
- [5]陈敬璋. 查他山先生年谱[M]//范道济,点校. 查慎行全集:20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6]唐孙华. 唐孙华序[M]//查慎行. 敬业堂诗集·原序. 四部丛刊初编.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民国八年).
- [7]王士禛. 带经堂诗话[M]//戴鸿森,点校.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90.

-
- [8]查慎行. 赴召集·赴召纪恩诗序[M]//范道济,点校. 查慎行全集:8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7:901.
- [9]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3.
- [10]王若虚. 滹南诗话:卷二[M]//丛书集成新编:79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22.
- [11]赵执信. 谈龙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
- [12]袁枚. 随园诗话[M]//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3]朱彝尊. 桐江雨泊[M]//曝书亭集:卷十八. 四部丛刊本初编·集部.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民国八年).
- [14]永瑢,纪昀,等. 敬业堂诗集提要[M]//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773(乾隆三十八年).
- [15]朱彝尊. 曝书亭集[M]//四部丛刊本初编·集部.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民国八年).
- [16]查慎行. 人海集:序[M]//范道济,点校. 查慎行全集:6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7:389.
- [17]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M]//续修四库全书:第163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8]唐孙华. 东江诗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136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14.
- [19]查慎行. 酒人集·序[M]//范道济,点校. 查慎行全集:7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7:663.
- [20]黄宗炎. 黄宗炎序[M]//查慎行. 敬业堂诗集·原序. 四部丛刊初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民国八年).
- [21]王士禛. 王士禛序[M]//查慎行. 敬业堂诗集·原序. 四部丛刊初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民国八年).
- [22]汤右曾. 怀清堂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195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75.
- [23]郑方坤. 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三[M]//范道济,点校. 查慎行全集:20册. 北京:中华书局,2017:1655.
- [24]赵翼. 瓯北诗话[M]//江守义,李成玉,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408.